

送货上门老早就有

文 / 侯宝良

茄山河

“快递小哥”是当今对快递员的美称，其实甬排业态老早市面浪也有，老早上海滩浪个别行业里也有甬排送货上门的行当。当时马路浪常常能看到有人踏仔一部脚踏车，后头书包架两面各挂一只特制布袋，要么竖起一只大箱子，一看就晓得伊是去送货上门的。

“送药工”，老早病家拿郎中先生开的药方到中药店配药又叫“赎药”。多数人拿回来自家煎药，店里也可以代煎药，后来医院中药房也提供甬排方便，还负责送药上门。中药药要分两趟煎，分头灌、二灌。中药要趁热吃，所以要分别灌辣两只勿同颜色的小型热水瓶里，常吃的病人晓得先吃红的是头灌。送药工每天就拨送眼小热水瓶放进分隔的布袋里，荡辣车子后头送上并收回隔日的空瓶。隔壁后楼爷叔是双

职工日里没人，爷叔就拉自家门口挂只小箱子，像现在订鲜牛奶一样，爷叔上班前拿空瓶放进去，跟送药工合作得相当默契。

“送衣工”，假使依需要送物事去汰衣裳作坊或者去染坊里染衣裳，也可以关照好地址叫伊拉送回来。送衣工的标配就是辣脚踏车后架子浪固定一只大铁皮箱子，箱子外头还用油漆写明店家招牌、电话啥，等于是广告牌一路宣传。甬排侪是大店家，像正章染染店有汰又有染，还有毛料破洞、丝织品抽丝等织补业务。甬排侪是有铜钿、有身价人家打交道的地方。住辣亭子间里人称“张家里”的单身汉，是文艺界人士，伊每天行头就要烫得“煞刮挺”，葛牢常常有送衣工上门。一般普通人家是没啥物事要送送排店里去花销的。

“送煤工”，老底子大部分人家伙烧煤炉，勿是煤球就是煤饼。要是依屋里灶头间有地方的就多买眼，只要依先到煤球店付脱钞票，讲好地址、姓啥，送煤工

就会送来。大多数人家公用灶间伙“乱”（挤）来今，只好少买点，用光再买。早前我外公就是送煤工，一竹筐五十斤，掬上肩胛挑走。客人要一百斤，就用扁担挑起两只竹筐。要讲吃力就是老房子里楼梯陡、楼道狭窄，搬竹筐用勿勿劲，认真的送煤工临走还会帮客人扫清洒落的煤屑。

“饭店堂倌”也要送货上门，当然送种“跑腿”事体侪是叫“学生意”（学徒）做的。记得老早住辣阿拉前楼人家，常常搓麻将到半夜里，差佣人到老西门大富贵酒楼去叫送夜点心，一般是肉丝汤面或者菜肉馄饨。一歇歇，酒楼就派人送来一只四方形竹筐。送到楼下，前楼人家放只大竹筐下去，拿点心吊上来。因为是老顾客，钞票到第二天来收碗的辰光再付。甬排腔式搭仔现在的“外卖”差勿多。

当前是网购时代，小到零食，大到家具、电器样样侪可以快递。便当么是真便当，勿过么，老早仔兜商店的乐趣也就玩没了。

沪语中古语

马路两旁的人行道，上海人称之为“上街沿”。2010年8月10日《新民晚报》刊登市民投诉：“一天之内，马路沿街沿竖起了不少晾衣架”，说的是违规占用人行道；2021年7月15日《新华日报》上还有篇文章，题目就叫做《上街沿的风景》，说的是旧时申城街边的种种见闻。

在古代中国，修筑大道主要并不是供路人行走的。《周礼》上列有眡、涂（途）、道、路等各种规格的大道，它们都是以行驶车马为目的制定的标准；其中，“眡”为走牛车的路，“涂”是行马车的路，“道”能并行两驾马车，“路”则可以并排行驶三驾马车。在城市里，宋代以前的居民基本被封闭在坊里高墙内，甚至居舍都不得面向大街开门，更没有在路边逗留、活动的余地；所以，街边路旁肯定不存在专供人们行走的通道。从宋代张择端所绘、反映汴京城市生活细节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中不难发现，即便是商贾发达、交通纵横、街面人头攒动的北宋京城，也不见有类似如今“上街沿”的设置。晚些时候反映明代北京市景的《皇都积胜图》、反映苏州市景的（仇英绘）《清明上河图》以及清代陈枚等绘制的《清明上河图》里，路面均直接延展至房屋墙根下。差不多到晚清以后，我们才能从留存的照片中看到城里分离人车的行人道、上街沿，这应该和城市交通流量增大、车速加快，以及西方城市文明的传入有

关。然而，和“（上）街沿”相关、且读音相同的词语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存在了，那就是“阶檐”和“阶沿”。

“阶”和“檐”，一上一下，都是建筑物向外延伸的部分，唐代的吕向解释说：“阶，庭阶也，檐，屋檐也”，古代许多宏伟的建筑都是有阶有檐的。西晋曹植《思友人》诗：“延首出阶檐，伫立增想似”；宋代钱选也有诗句：“阶檐积雪动经旬，犹自霏霏夜向晨”；其中的“阶檐”都可以看作是“阶”和“檐”的合称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阶檐”也被写作“檐阶”。明代黄公辅曾感叹天竺的石室：“户牖不从斤斧设，檐阶出自混元初”；清代罗孙耀《湖阁夜雨》：“溜泻檐阶锁夕烟，竹声松响共萧然”。

除了并称阶、檐之外，也有用“阶檐”单指屋檐遮掩下的台阶。《西游记》：“只见星月光中，阶檐上真个放着一柄金镶白玉圭”。“阶檐”单指屋子底部延伸结构时，生就用来形容顶部突出的“檐”字，显然没有边缘、沿口意味更强的“沿”字来得合适。明代《喻世明言》：“众人依允，就在阶沿石上向月而坐”；清代《何典》：“形容鬼便踏上阶沿去，推开庙门”。

等到道路两旁商贾林立、店铺前的阶沿相互连接并加宽成为人行道时，“阶沿”改称“街沿”就顺理成章了。因为有“阶”的历史在里面，人行道通常要高出马路、上一个台阶，所以也称“上街沿”；有了“上街沿”，才能生出表示车行道的“下街沿”概念。阶檐、阶沿、上街沿之间的逻辑关系大致如此。

阶檐 阶沿 上街沿

文 / 叶世荪

灶披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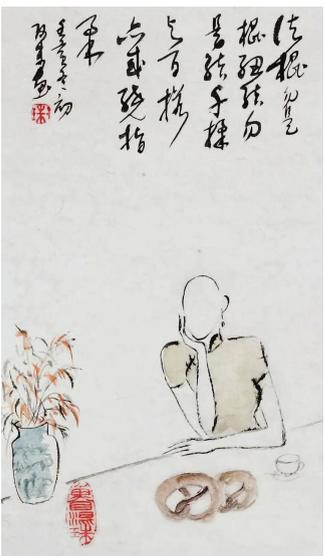
碱水纽扣与牛油果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讲起法棍，大家伙晓得是法式面包，法棍硬结结，碰着牙齿勿灵光的，有可能咬勿动；有只电影《慧豆先生》，慧豆先生勒面包店里有场戏，打人打到兴头浪，顺手拎起柜台里两根法棍，一顿法棍打得人哇啦哇啦，法棍，也算是名副其实。

讲到德国面包，交关人会想起碱水纽扣面包——深茶色外表来自碱水的作用，扭一扭结一结，当中有点像绞起来的手臂。据说“纽扣”选个拉丁词的本意就是手臂；还有就是烤过之后，面包会有爆开的裂痕，有点像阿拉中国的开花馒头。

有种讲法，碱水纽扣最早产自德国巴伐利亚地区。据说当时巴伐利亚地区有一个面包师因为一时昏头，拿汰烤盘的碱水当作糖水涂勒纽扣面包浪向，结果做出选种特色面包。有趣的是，关于碱水纽扣的原产地还有另外一种讲法——来自德国施瓦本地



区。据说有一位面包师做面包时，一只猫跳进烤盘，把烤盘里的面包弹到了碱水里，导致碱水面包就此出世。其实，类似故事世

界各地侪有，阿拉国内也勿少，比方讲，鳊鱼因为辰光长，发酵变成臭鳊鱼。再比方讲，朱元璋讨饭辰光吃过的碗头碗脚汤变成“翡翠白玉羹”之类，听听，笑笑。

为啥要讲碱水纽扣？因为早浪买了两只。放进烤箱重新加热，顺手拿前两天买的两只牛油果处理一下。摆了两天，牛油果颜色已经从深绿变成深咖啡色了；捏一捏，也勿再是贼骨挺硬了。牛油果横好，用刀绕核切一圈，刀口刚刚碰着核就好，轻轻扭一扭就可以拿牛油果一掰为二；挖出核，用小调羹轻轻交拿果肉刨出来，摆小钵头里，淋点柠檬汁，可以防止果肉氧化；买牛油果辰光搭好的芥末酱搭仔酱油也倒进去；再加点点色拉油、盐，继续用调羹拿果肉研碎、搅匀成泥就好。

烘好的纽扣打开，掰成段，切开，拿牛油果泥像黄油一样涂上去，合起来，咬一口，哦哟，有百炼钢化绕指柔的感觉，老好吃。

沪语童谣

老虎灶

文 / 杨建明

老早弄堂老虎灶
专烧开水生意好
烧水师傅交关忙
从早到夜灶边跑

灶头虎口烧柴并
烟囱尾巴高高翘
居民用水随时泡
节约辰光省钞票

茶客爷叔起得早
碰头侪到老虎灶
茄茄山河吃吃茶
小脚抖抖小调

现在勿没老虎灶
甬排画面记得牢
不夜城里烧水站
相伴几代老和小

老里八早

上海人家的灶披间

文 / 张福生

讲起上海人家老早的事体，灶披间也是蛮噱噱。

除脱少数高档公寓里有独用灶披间，大多数里弄人家侪是合用灶披间。勿管独用，还是合用，灶披间侪是当年上海人家酸甜苦辣最浓烈的地方。合用的灶披间各色各样，好一点有专门一只房间，几户人家一道用。推扳点就辣楼梯过道里，几只炉子摆成一排。当年用的炉子要么烧煤球要么烧煤饼，所以各家各户侪要存放煤球、煤饼，又要占用一块地方。一到烧饭辰光，人侪轧了一道，想转身也要当心撞着别人。有邻里关系好的，互相谦让，可以错开烧饭辰光。假使碰着几家邻居互相看勿

顺眼，难免针锋相对，

大吵三六九，小吵天天有。为点啥？无非就是有人多占地方，或者自家的煤球、煤饼被别人用脱了。埃歇辰光，居委主任事体最多，动勿动就要开调解会，还要请来双方单位的工会干部。真是事体勿大，麻烦勿小。

甬排插一句，后来老房拆迁，大家伙搬进独门独户新房子，居委主任一下子就轻松了。为啥？住房条件好了，以前甬排事体侪玩没了。再讲了，老早仔灶披间烧饭的日子也过来了，回过头去想多少勿容易。炉子熄脱生炉子，弄得满房间烟雾腾腾。还有楼道弯弯曲曲，楼梯又窄又陡，年纪轻勒紧，年纪大的人上楼下楼抖抖豁豁，烧顿饭是吃力煞。

其实当年独门独户的人家，虽然可以拿炉子放辣房间里，但是麻烦事体也勿少。毕竟经过几代人繁衍，人口增加了，房子面积

勿变，人均面积越来越小。就有人想到门外搭灶披间。灶披间有用砖头砌的，也有用木板钉的，房顶用油毛毡一铺，能用就好。

就是这副卖相的灶披间也勿好随便搭，甬排叫违章建筑。当年虽然玩脱城管，但是房管所发现甬排搭建也会派人来拆。我记得，老早阿拉屋里也辣门口搭过灶披间，刚刚搭好，里弄干部就上门了，隔仔几天就自家拆脱了。

现在上海二级以下旧里才拆光了。保留下来的老房子抽户改造，专门弄的灶披间几户人家合用，比老早好多了。新公房侪是独门独户，灶披间叫厨房，灶头烧的是天然气，还有脱排油烟机、料理台、大水斗……同当年的灶披间相比，真是一个天一个地。从灶披间到厨房的变化可以看出，阿拉上海人的日脚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。

叠字俗语朗朗上口

文 / 福华

上海话中，对于感觉的描述有很多采用叠字的形式，这些词语不仅说起来朗朗上口，有些还可追溯到千百年前的古代用语。

对于光感的描述。面色苍白无血色的，形容为“白皤皤”，这个“皤”字，南朝时吴县人顾野王在其《玉篇》中解释为“面白貌”。对于灯光的暗淡，形容为“青莹莹”，莹莹指小火，楚辞《九思·哀岁》中有“鬼火兮莹莹”之句。

对于体感的描述。身子感到冷，形容为“寒飕飕”（或寒势势），唐诗人岑参《登嘉州凌云寺作》中有“僧房云蒙蒙，夏月寒飕飕”之句。反之，身子感到暖，则形容为“暖烘烘”（或暖懂懂），西汉燕（今属河北）人韩婴所撰《韩诗》中即有“蕴降烘烘”之句。

对于触感的描述。“软冬冬”形容柔软的样子。“软笃笃”形容摸起来软绵绵。“软披披”形容柔软带飘的样子。“硬桥桥”形容摸

起来很硬或态度生硬。

对于味感的描述。上海人一般不喜欢辣味，如果感觉太辣，常用“辣豁豁”来形容，被人打了一个重重耳光的疼，或者太阳晒皮肤的疼，也常用辣豁豁来形容。苦味，多用“苦济济”来形容，苦济济也可指生活当中的苦难和辛苦，沪谚用“有娘小鸡随娘转，无娘小鸡苦济济。”来形容孤儿的处境。

对于动感的描述。着急迫切的行动，用“急吼吼”来形容。反之，行动迟缓则称为“慢吞吞”（或慢慢叫）。

对于嗅感的描述。上海人用“香喷喷”形容香味，用臭烘烘、臭朋朋形容臭味。有一句沪谚“新箍马桶三日香，过仔三日臭朋朋”，意思是光鲜漂亮只是暂时的，时间一长就会露出丑陋的本质。